C

秘籍网 www.miji8.com

乾隆三十八年　月　日發寫

漢書一種計二十八條

謄録

卷內

秘籍网 www.miji8.com

兵

洪武正韻補明切戎器五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又刀劍曰短兵。楚辭車錯轂兮短兵接。范甯注穀梁傳五兵矛戟鉞刀楯弓矢兵。本戎器後世曰呼士卒為兵。謝弈目桓溫為老兵是也。許慎說文弓从廾持斤。并力之皃。脩古文兵从人从廾干。爾雅出為治兵。尚威武也。郭璞注幼賤在前。貴勇力。劉熙釋名戰死曰兵。言死為兵所傷也。顧野王玉篇彼榮切从斤斤兵也。陸法言廣韻甫明切。宋重修廣韻周禮有司兵掌五兵。本曰蚩尤以金作兵器。孫愐唐韻甫明切。鄭樵六書畧形兼意。吳棫韻補叶音奔謨切。道藏諐解帶天皇寢停駕高上兵。王真啓角節冀衛自相扶。又逋旁切。戈也。左氏傳晉趙鞅之占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戴侗六書故兵殺伐之器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兵音兵。楊桓六書統幫母。兵戰具也。从収持斤。斧戊之屬。統注兵隸省文。脩古文兵从人从収。持千。脩或从人从庫。扁同上。或从収从斤从一持一斤也。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本作兵隸省作兵。前吾丘壽王傳注五兵矛戟弓劒戈。周禮肆師注五兵

秘籍网

www.miji7.com
www.miji8.com
www.miji9.com

扫码关注公众号

扫码添加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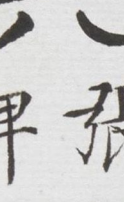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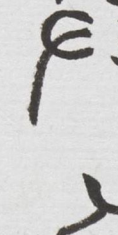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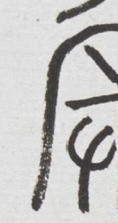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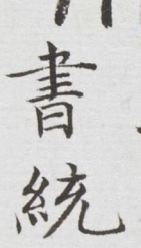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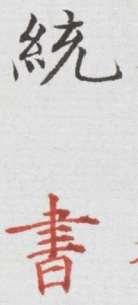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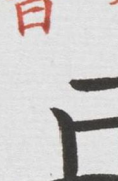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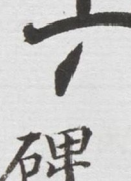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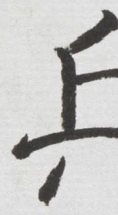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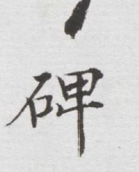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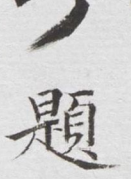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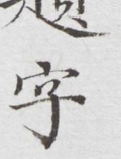
:15753890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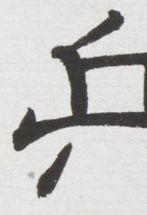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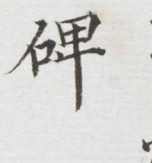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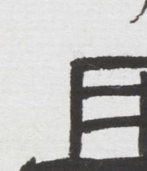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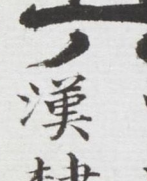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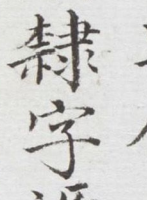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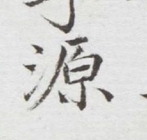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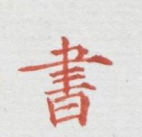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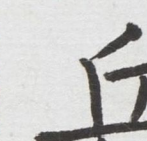
:131756359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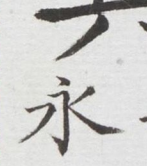
十万册、武、易、道、医、奇
等各类江湖失传秘籍和功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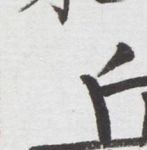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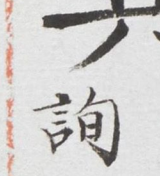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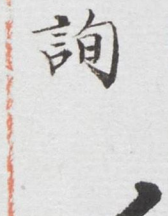
矛戟劒楯弓鼓司右五兵注鄭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守戈戟助又司兵五兵注鄭司農云車之五兵戈殳戟酋矛夫淮南子說五兵東方矛南方矜中央劒西方戈北方鎩又也人執兵亦曰兵李奎存古正字俗作兵非字滫博義兵戍

文字通 緧京切从攸持斤為意攸籀文重文从人攸持干為意韻會定正字切幫經幫賓邊兵

篆書  並古論語  古孝經  齊古文  秦廟器並見楊鉌鍾鼎集韻  薤葉篆見姚敦臨二十體篆  古孝經  並古文韻海 並徐鉉集篆古文韻  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久湫文 並古文 並見楊  秦廟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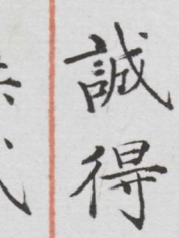
隸書  並六書統  孔宙碑  並徐鉉  張普題字  武梁碑  馮煥碑  州輔碑並漢隸字源 



眞書  張智永  歐陽詢  虞世南

秘籍网 www.miji8.com

兵 蔡襄 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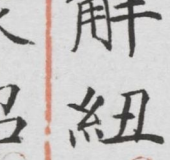

並鮮于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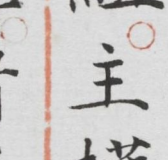
趙子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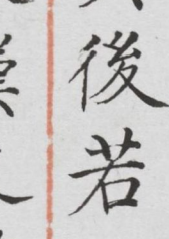
章草 王羲之

兵 智永

張旭


懷素




杜佑通典

敘兵

用甲兵而陳諸原野於是有輔遂之戰阪泉之師若制得其宜則治安失其宜則亂危商周以前封建三皇無為天下以治五帝行教兵由是興所謂大刑用甲兵而陳諸原野於是有輔遂之戰阪泉之師若制得其宜則治安失其宜則亂危商周以前封建五等兵徧海内殫弱相并秦氏削平罷侯置守歷代因襲委政郡縣緬尋制度可採唯有漢氏足徵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轑居三輔陵邑以為強幹弱枝之勢也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貳師樓船伏波下瀨咸因事立稱畢力則省雖衛霍之勳高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斯誠得其宜也其後若王綱解紐主權外分藩翰既崇衆力自盛問鼎輕重無代無之如東漢之董卓袁紹晉之王敦桓玄宋謝晦劉義宣齊陳達王敬則梁侯景陳華皎後魏爾朱榮高歡之類是矣斯誠失其宜也國朝李靖平突厥李勣滅高麗侯君集覆高昌蘇定方夷百濟李敬玄王孝傑婁師德劉審禮皆是卿相率兵禦戎平定邊境唯明烽

燧審斥堠立障塞備不虞而已寔安邊之良筭為國家之永圖玄宗御極承平歲久天下乂安財殷力盛開元二十年以後邀功之將務恢封略以甘上心將欲蕩滅奚契丹剪除南蠻吐蕃喪師者失萬而言一勝敵一而言萬寵錫云極驕矜遂增哥舒翰統西方二師安祿山統東北三師践更之卒俱授官名郡縣之積鏖為祿秩開元初每歲邊資約用錢二百萬貫閒元末已至一千萬貫天寶末更加四五百萬矣按兵部格破敵戰功各有差等其授官千纔一二天寶以後邊帥怙寵便請署官易州遂成府坊州安臺府別將果毅之類每一制則同授千餘人其餘可知雖在行間並無白身者關輔及朔方河隴四十餘郡河北三十餘郡每郡多者百萬石少不減五十萬石給充行官祿暨天寶末無不鏖矣糜耗天下若斯之甚矣於是驍將銳士善馬精金空於京師萃於二統邊陲勢既如此朝廷勢弱又如彼姦人乘便樂禍覬欲脅之以害誘之以利祿山稱兵內侮未必素蓄党謀是故地逼則起事理不得不然勢疑力侔則亂起事理不得不然也昔漢祖分劉裂土地封建王侯吳芮獨異卑弱而忠韓彭皆強大而悖實誼親七國之盛獻書云治天下者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若憚而不能改作末大本小終為禍亂文景因循莫革遂致誅錯之

秘籍网 www.miji8.com

名向使制置得其適宜諸侯孰不信順姦謀邪計銷於胸懷豈復有干紀作亂之事乎語曰朝乘馹而夕至此矣又兵法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主固當先之以中和後之以材品或未馴其性苟求其用授以銛刃委之專宰利權一去物情隨之噬臍之喻不其然矣夫戎事有國之大者自昔智能之士皆立言訓其勝也吉凶冠婚之禮習慶弔俯仰之容稍或驗之風鳥七曜或叅以陰陽日辰其教陣也或見以天地五行或變為龍蛇鳥獸人之聰穎方列軒冕知度故仲尼入廟每事皆問是必不免有所失也矧其萬千介夫出自閭井若使心存進退之令耳聽金鼓之聲手候擊刺之宜足趨鵝鸛之勢隨地形而變陣焉馳電發之疾因我便而乘敵勝負頃刻之間事繫目多應機循古得不令衆心繫名數而無暇安能舊勇銳而爭利哉以愚管窺徒有其說只恐雖教亦難必成然其訓士也但使聞鼓而進聞金而止坐作舉措左旋右抽識旗幟指麾習器械利便斯可矣其撫衆也有吮癰之恩校醪之均挾纊之感行令之必賞罰之命斯可矣此乃用無弱卒戰無堅敵而況以直伐曲以順討逆者乎若以風烏可徵則謝艾梟牙以旗而克麻秋宋武麾折沈水而破盧循若以日辰可憑則鄧禹因癸亥克捷後魏乘

甲乎勝敵略舉一二不其證歟似昔賢難其道神其事令衆指顧之皆從語有之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誠謂得兵術之要也以為孫武所著十三篇肯極斯道故知往昔行師制勝誠賅皆精其理今輒据摭與孫武書之義相協并頗相類者纂之庶披卷足見成敗在斯矣

凡兵以奇勝皆因機而發但取事頗相類不必一二皆同覽之者幸察焉

其與孫子義正相叶者即朱書其目頗相類者即與墨書其法制可適於今之用者亦附之於本目之末又曰甲兵之用其来尚矣周因井田以定兵賦夏官司馬而掌車戎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井田之制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兵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

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隄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一封三百一十六里隄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天子畿方千里隄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六萬

秘籍网 www.miji8.com

井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於是戎馬車徒干戈素具矣術音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講武習藝無闕於時具軍禮篇歷代皆同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憑弱犯寡則青之青猶瘦四面削其地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内陵外則壇之壇讀為墠謂置之空墠之地出其居更立其次賢也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執治其罪放弒其君則殘滅之殘滅之犯令陵政則杜之杜塞使不得與隣國交通外内亂鳥獸行則滅之謂有禽獸之行此禁暴靜亂之大略也洎周衰齊晉吳楚迭為霸國更相吞滅以至七雄班孟堅有言曰當是時也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擒敵立勝垂著篇籍故齊愍以技擊強魏惠以武卒舊盛起也秦昭以銳士積機閑以立攻中之勝

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衰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陋陀其俗也陿地小也陋固也陀險也猛盛也狃習也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能得著甲者五人首使得隸役五家是為相君長也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代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地廣兵殭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己也鰓懼貌也軋踐軋也矜持也雖先祀反軋音於點反然則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入王兵之域而未盡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銳士直亦當也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猶未本仁義之大統也故齊之枝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老氏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循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陣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擒紂所謂善陣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為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為之出兵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代

秘籍网 www.miji8.com

之勝。攄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讎敵。烖起雲合。果共軋之。斯為下矣。烖音標。管子曰。夫為兵之數。存乎聚財。教軍中號令。服習。謂使習武藝。徧知天下。又曰。凡人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謂徧知其地形隘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也。明於機數。此八者。皆須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者悉備。然後能正天下。復至死而不德其上。侍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至於此也。

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然。則州黨與宗族足懷樂。三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皆在於民。無所他往。故得民致死。四變。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變。不然。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賞明而足勸也。七變。不然。則有深慮於敵人也。八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為戰而德於君。九變。今時不信之人。而求以利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漢文帝時。匈奴屢入寇。鼂錯上書論備邊之要。其略曰。丈五溝漸車之水。漸音子廉反。平原廣澤。漫衍相屬。此車騎之

地步兵十不當一候視相及川谷分限此弓弩之地刀楯三不當一草木蒙籠枝葉蔚茂此矛鋋之地長戟二不當一宵崇險隘阻阨相視此刀楯之地弓弩二不當一衛公李靖曰危阪高陵谿谷阻難則用步卒平原廣為羽翼騎為耳目三者相待參合迤行宋文帝元嘉中每歲為後魏侵境則用車追奔逐北乘虛獵散反覆百里則騎故步為腹心車令朝臣博議何承天陳備邊之要其大略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二曰浚復城隍以增岨防三曰簡倜車羊以飾戎械四曰計丁課役勿使有闕宋仁宗神武祕略叙兵兵之所由来遠矣與民皆生含血之患見犯則校況於人乎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常理也人生而靜感物而動物之感人無窮則人化於物是以有悖逆詐僞之心淫泆作亂之事強者脅弱衆者暴寡智者詐愚勇者苦怯又何有好利故爭奪生生而有嫉惡故殘賊生聖人於是立德以化之制禮以導之化導之不革則有設禁以防之作刑以威之刑者法乎天之震曜時之肅殺甲兵乃刑之大者淳古之世至治之極尚有阪泉之征共工之陣丹浦之戰有苗之伐施及周宣兵定天下既定橐弓戢戈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作九伐之法以正邦國以伐有罪周道既衰諸侯立

秘籍网 www.miji8.com

政王制驀弛師旅驅動於是齊桓有内政之令晉文有被廬之法其行師致霸之道蓋務隨時而求欲速也至於戰國豪傑並起因勢輔時作為權譎故險謀變化出奇設伏之計興焉湯武以師克亂而濟百姓秉義行之以禮讓彼齊桓晉文楚莊吳闔廬越勾踐入王兵之域而未盡焉末世窮武力以快虎狼之貪殺人盈城流血滿野斯為下矣凡誅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天之道豈不虧盈益謙抑高而舉下者乎是以善為國者不師謂隣國望我歡若親戚也善師者不陣謂上將伐謀不戰謂軍陣嚴整敵望而畏之也善戰者不死謂投兵勝地避實攻虛也善死者不亡謂民盡其命無奔背散亡也夫兵鋒氣鼓焱厲火烈雖如所願動亦耗病蓋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老子所謂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戢自焚可以深戒議者又欲消兵去戰專以柔道而治亦未為得也何者一文一武相為表裏文經緯不爽而其理得矣天能去兵鞬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生五材誰下用之有

本末行之有逆順耳秀茂之木不能無蝎蠹治平之世不能無暴悖善牧者必去害群則良馬阜蕃善田者必去莨莠則嘉禾滋植君人者不能消遏亂源扶衛良民乃隸圍老農之不若也今國家混一區宇邊陲不聳夙夜惟持盈慮危之戒治兵絰武安可暫廢若耀武玩黷則吾豈敢昔有棠氏之君脩德廢武有唐氏滅之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夏侯氏伐之晉武帝平吳之後去州郡武備及冦賊起皆無以備不能制唐明皇承平日久禁衛皆市井商販之徒人不知戰安史作亂無以禦其凶威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天下之王總而言之帝王興師必本仁義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存理故惡人之亂之也仁兵之出若生物之仰時雨焉義兵之行若病者之待良藥焉將以利物不以害物將以救之非以危之戰以時動動以時至以安以和有畏有懷助帝王之利器舉天下而無敵者不其美歟不其美歟太平御覽叙兵　世本曰蚩尤作兵宋衷注曰蚩尤神農臣也春秋元命苞曰蚩尤虎捲威文立兵宋均注曰捲手也書曰洪範八政八曰師大戴禮曰魯哀公問孔子曰蚩尤何兵之能作與民皆生也孔子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反利無義以喪厥身左傳曰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

也。　又曰。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又曰。師直為壯。曲為老。　又曰。師尅在和。不在衆。　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死。　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觀兵黷武。黷武則玩。玩則無震注曰。玩黷震懼也。　家語曰。哀公問寡人欲吾國小則能守。大則能攻。其道若何。孔子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也。將誰攻焉。苟違此道。民叛如歸。皆君之讎。將誰守焉。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史記范蠡云。兵者凶器。戰者逆德。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矣。後世爍金為刃。割革為甲。器械甚備。不及湯武受命。次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一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六家。　又刑法志曰。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定水災。唐虞之際。至治之世。猶流共工。放讙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之官。設六軍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

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馬。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出軍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軟舍以茇。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以農隙以講武事焉。連帥比年簡車率正。三年簡車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戰足兵之大略也。

又曰。夫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措兵寢者。以其德之所極功也。

老子曰。師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又曰。是以君子則貴左。故吉事尚左。喪事居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戰勝以喪禮處之也。

又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奇用兵。

黃石公記曰。將所以有威者。號令也。戰所以全勝者。軍正也。

又曰。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

士所以輕戰者。用兵也。故戰如風發。勇如河決。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也。

黃石公三略曰。聖王之制兵也。非好樂之也。將以誅暴也。暴者。謂亂國賊民。夫民情好爵祿而畏刑罰。人君設此二者。以御民。夫民力盡而名隨之。功立

而賞隨之君能使其民信此明於日月則兵無敵也又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所自者尚矣與始有民俱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黃炎固用兵矣顓帝而已之也五帝固相與爭矣高辛氏爭為帝而已之也五帝固欲作難矣高辛氏爭為帝長帥長則尤不足以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君又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利其害也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剥林木而戰矣故勝為長長則尤不足以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出於長長之立出於爭爭鬬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也

怒笞則賢乎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天下無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夫有以饒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有以喪國兵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之不可偃也

又曰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興凶器行凶德不得已也

又曰人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故曰其令彊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又

曰古之至兵士民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旌鼓干戈哉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宜宜乎莫知其情此之謂至威之誠也

又曰凡兵用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緩徐遲後急疾捷先急疾捷先所以決義兵之勝也又曰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并氣搏精心無有慮猶預之慮目無有視耳無所聞壹諸武而已矣又曰萬乘之國外之不可以距敵內之不得以守固其民非不可以用也不得所以用之術也不得所以用之術國雖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也

淮南子曰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知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又曰古之兵弓劒而已矣糟桑無繫脩戟無刺糟桑木無繫無鐵刃也刺鋒也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幢以守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也糟讀如曹一曰渠甲名幢憧所以御也連弩以射銷車以闘車弓弩通懷之渠墮也一弦以牛挽之以刃着左右為機開發又曰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少也二毛有白髮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又曰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為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不能及神農伏羲也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

能釋甲兵而制殭暴不能及舜也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桓範世要論曰太古之初民始有知則分爭分爭群群則智者為之君長君長立則興兵所從来久矣雖聖帝明王弗能廢也但用之以道耳故黃帝戰於阪泉堯伐驩兜舜征有苗夏禹殷湯周之文武皆用師克伐以取天下焉又曰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也以為戰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令好用之故制法遺後命將出師雖勝敵而反猶以喪禮處之明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又曰夫兵之要在於脩政脩政之要在於得民心得民心在於利之也要仁以受之義以理之故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民臣不附湯武不能以立功故兵得衆者善政之謂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故政善於內則兵殭於外也杜恕論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故兵之来也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所以討殭暴而除殘賊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皆兵之由也昔五帝不能偃況哀世乎又曰濫殺無辜之民以養不義之君非兵之體也殫天下之財以贍一人之欲非兵之體也虜其君隸其

臣遷其社易其民非兵之體也故夫覇王之用兵也始之以義終將以存亡非以亡存也將以禁暴非以為暴也又曰兵之来也義而授德克其國而不傷其民廢其君而不易其政尊其俊士顯其賢良賑其孤寡恤其窮困百姓聞之欣然簞食壺漿以迎其君徯之遲也以湯武之師用兵上也誰與交鋒而接刃哉又曰所謂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若乃征其民置之以仁以義以責其過振之以武以威其搖懐之以德以誓救其危此四者用兵之體所謂因民之欲乘民之力也其民置之以仁以義以責其過振之以武以威其搖懐之以德以誓救其危此四者用兵之體所謂因民之欲乘民之力也又曰治國家理境内施仁義布德惠明勸賞黜幽昧功臣附親士卒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指麾而響應此上兵之體也地廣民衆主賢將能國富賞罰信未至交兵而敵人亡遁此次兵之體也知地之形因險阨之利明奇正之變審進退之宜援枹而鼓之黄塵四起乃以決勝此下非兵之體也又曰夫德義足以懐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才之用則兵之所加若勁風振槁此兵之體也鹽鐵論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其毋制予故能久長聖人法之蔣子萬機論曰夫虎之為獸水牛之為畜始其兵矣夫虎爪牙既鋒膽力無伍至於即敌也毋附而下之必有扼喉之獲夫水牛不便速角又

喬竦然處郊之野朋遊屯行部隊相伍及其寢宿因陳反禦若見兕虎抏角牛希咒害矣若用兵恃彊必鑒於虎居弱必誡水牛可謂攻取屠城而守必能全者也劉向新序曰上古之時其民敦朴故三皇教而不誅無師而威故善為國者不師三皇之德也至於五帝有師旅之備而無用兵故善師者不陣五帝之惠時化之風也至齊桓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服而彊楚以致苞茅之貢於周室北伐山戎使奉朝覲三存亡一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衣裳之會十有一嘗有大戰亦不血刃至晉文公設虎皮之威陳曳柴之偽以破楚師而安中國故曰善戰者不死晉文公之謂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昭王出亡父老迎而送之昭王曰寡人不仁不能守社稷父老返矣可無憂寡人且從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若此其賢也及申包胥請救哭秦庭七日秦君憐而救之秦楚同心遂走吳師昭王反國故善死者不亡昭王之謂也是故自晉文公以下至戰國而暴兵始衆於是以彊并弱以大吞小故彊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衡群相攻伐故戰則稱孫吳守則稱墨翟至秦而以兵并天下窮兵極武而亡及項

羽尚暴而滅漢以寬仁而興故能掃除秦之苛暴矣孝武皇帝攘服四夷其後天下安猷故世之為兵者其行事略可觀也又曰樂毅以弱燕破強齊七十餘城者齊無法故也孫武以三萬破楚二十萬者楚無法故也近者曹操以八千破袁紹五萬者袁無法故也趙數萬者趙無法故也此五子能以少尅多者軍有法故也故用兵無法猶乘舟無楫登馬而不勒是以良將思計如飢存法如渴所以戰必勝攻必拔也　陳琳書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黃帝兵制

史記　五帝紀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　以師兵為營衛正義環繞軍兵為營以自衛若轅門即其遺像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曰黃帝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為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陳法四為閒地所以起數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沌形圓而勢不散此謂散而成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復而為一者也　太宗曰數起於五而

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云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井以塞爭端八神略莫能出其閫閾羅泌路史餘論井田之法黃帝制井以塞爭端八家為井旁開四道乃井其中而收之邑井一為隣隣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十邑為都十都為師十師為州因所利而勸之是以地著而數詳諸葛武侯因黃帝丘井開方有九之制而為營陣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相連曲折相對合而為一則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見其形於所居之方為之八陣至李衛公又因武侯出軍斜谷之隘損八為六乃以一為營法五為方圓曲直銳之形地平而中窪則為圓地歷山脚則為曲地正出入則為直前陲後廣則為銳故其對太宗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而為九五為陣法四為正地所謂數起於五而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統是所謂終於八則黃帝之義居則為隣出則為伍壅其地可以足食聯其民可以足兵辨其疆理可以習軍禮治其溝洫可以脩阻固九軍之制井之夫也五軍之制井之方也四頭八尾井之圖也田廬在內溝洫在外井之固也安存同福危亡同憂井之義也耒耜服勤戈戟之象服牛乘

馬車騎之象合隅于鋤用衆之象凡此皆五帝三王之制寓於土設井立部制畝八家為井井開四使民身服其業心知其義者也續後漢書黃帝旁行天下方制萬區以分星次經土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以分星次經土分八宅鑿井於中井一為隣隣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出稅定賦藏兵於農以為經制舜相堯始別天下為十二州用律呂之方也禹平水土別為九州稽洪範之數殷因於夏制不經見及太公佐文王作周佐武王伐紂推本黃帝丘井之制以立兵政

有虞兵制

王海

文中子　舜一歲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兵衛少而征寡也羅泌路史有虞紀　帝舜因農而擾兵因獮而蒐練寓之牧伯故干戈不試而人皆體之兵衛少而誅求寡故國不遺陰經云陶唐氏以人戒於國中欲人強其命以農教戰漁獵簡習故人皆體之夏后氏誓衆於軍中欲人先其慮蓋有虞氏之兵寓於農也故劉勰云有虞始戒于國

夏兵制

書甘誓乃召六卿註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疏周禮夏官亂征侯命掌六師注仲

康命胤侯掌主六師為大司馬孔子家語夏后興六師以征不序

商兵制

續後漢書殷因於夏制不經見

周兵制

周禮地官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地民大故致餘子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大司馬羞舍群吏撰車徒讀書契注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小宰聽政役以比居聽師田以簡稽注比居謂伍籍也簡稽士卒兵器簿書

國語曰擁鐸拱稽周禮井田譜曰農為軍　政官之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四人為伍伍皆有長其以一鄉之民為一軍之師推而合之數若何五家為比五人為伍比長為伍長曰公司馬皆下士五比為閭四閭為族四族為黨四黨為州四州為鄉五師為軍鄉大夫為軍將鄉大夫軍將皆命卿　古之官稱有常名有異命曰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其千里之外設方伯則曰屬長連帥卒正此異名也然則曰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此常名也及其起軍旅作田役則曰軍將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今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而民之可任用也者或家三人或二家五人或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故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是曰農以定軍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鄉已下皆德任者俾兼官焉古者井田之民

其為六鄉之農。其有徒役執干戈以驅馳。則在鄉井。執耒耜以耕耨。則為六軍之師。故六鄉以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閭胡之閭族之纘助。六軍以一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閭一家則不足以成伍之行列。故平居無事則五家為比。其有徒役。母過家一人。故五人為伍。因比長為伍長。曰公司馬。皆下士。一軍則公司馬比長公司馬。皆中士。一軍則兩司馬。閭胥為兩司馬。閭胥兩司馬。皆下士。一軍則兩司馬三百七十五人。四閭為族。族百家。母過家一人。故百人為卒。因族師為卒長。百人。五族為黨。黨五百家。母過家一人。故五百人為旅。因黨正為旅帥。黨正旅帥。皆下大夫。一軍則卒長百人。五族為黨。黨五百家。母過家一人。故一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因鄉大夫為軍將。鄉大夫軍將。皆命卿。一軍則軍將一人。是之謂兵農一致也。以軍將皆命卿。而卿即鄉大夫。故知軍法嚴於六鄉。雖然。小司徒大司徒之職。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

賦以令貢賦遂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田役鄙師亦曰若有軍旅會同田役會其車人之卒伍則知其兵器簡其兵器而授之田野簡其車人亦曰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而授之車人凡五兵五甲五盾凡攻守之事各以其器與其車人之卒伍則知其兵器

軍王　六鄉六遂　六軍　七萬五伍　五人伍長公下士　一軍伍長二千五百人　總萬一軍共一萬五千人

將大國上公三鄉三遂　三軍　三萬七千五百人　二十五人兩司馬中士　一軍兩司馬五百人　八千人

數次國侯伯二鄉二遂　二軍　二萬五千人　五百人卒長上士　一軍卒長百二十五人　九百三十六人

圖小國子男一鄉一遂　一軍　一萬二千五百人　二十五人旅卩大夫　一軍旅卩二十五人　六十人

商周以兵定天下既定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　西漢刑法志夏官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一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注疏義曰凡出軍皆據六鄉為數故伍則一比兩則一閭卒則一族旅則一黨師則一州軍則一鄉家皆出一人如六鄉之數也大國三卿故三軍次國二卿故二軍小國一卿故一軍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蓋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倅至於大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亦莫不然攷之魯頌云公徒三萬此大國三軍之數也襄

此周六軍之見於經也春秋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也然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何也

十一年作三軍春秋書作以譏之蓋魯於周為侯次國而已不宜復作三軍至昭五年舍中軍公羊則曰舍中軍者何復古也其後晉作三行以增上中下而當六軍則衰世禮壞諸侯僭天子矣師帥三十人者閭胥之中士也兩司馬三千人者閭胥之中士也比長下士一人於五家之數不以夫也旅帥百五十人者黨正之下大夫也卒長七百五十人者旅帥之上士也兩司馬三千人者閭胥之中士也比長下士一人於五家之數不以從軍故曰五人為伍伍皆有長則推民之勇者為之矣先王之制民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故比卦眾在內二陽在上為之主君象也出則為伍兩卒旅軍師故師卦眾在外一陽在下為之主將帥之眾揚此軍與將之數也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而定軍令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聲音相識先王處民有法用民有道比其家聯其人其居也則積為比閭族黨州鄉其出也則合為伍兩卒族師軍方其平居無事之時則有教養之素而恩義足以相結及其倉卒有事之際則習法令而死生足以相托至以此追胥注曰至唯田與追胥竭作大司馬均其民之可用者家數皆同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謂六鄉之內上劑致甿一人為正卒其致甿一人為羨卒其餘皆為羨卒若六遂之內以下劑致甿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羨卒若六遂之內以下劑為夫饒遠故也陳祥道禮書古者

國有遊倅田有餘夫軍有羨卒皆所以副其正也然之內賦輕六遂之內賦重也惟田與追胥竭作鄉遂皆然以田獵禽獸人所同欲追伺盜賊人所同惡也注疏謂二者用人多而然亦一說也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士徒如彼其少者蓋古人用兵不為勝計只慮敗也故不盡用之雖敗尚可扶持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用實幸而一勝不幸而一敗皆不可救者以數也自此以後調發者皆罷之晉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其他如魯成作丘甲蘇秦以齊宣王臨淄之中七萬戶下戶三男子而卒以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孔明僅有此意以蜀之大其兵常不過十二萬而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為更代蜀之強人成三百家出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終三千家出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同三萬家出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云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此是畿外甲

士多步卒少外内有異故也按司馬法車乘之制與杜氏合至於士卒多寡異矣如杜氏說一同七千五百人而司馬法一同止三千人李泰伯引兵法之文而釋之曰此雖井田顧未與周制同蓋謂司馬法在岐所作非成周制也班固曰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城池邑居園路等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以杜氏之法積算十同千乘當有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三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合士卒之數可以為六軍然而大國不過三軍其有六軍者猶天子六鄉六遂迭用之爾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

兵以彌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之田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十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一遍焉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百里者為方一里者萬其賦千乘然賦雖出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五百乘而已則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何則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為三萬七千五百人矣三軍而車五百乘則天子六軍為車千二百乘矣　王畿千里車萬乘諸侯各從其國之制諸侯大國百里千乘三軍用五百乘次國七十里七百乘二軍用三百三十乘小國五十里車五百乘一軍用一百六十五乘率天子用十之一次國十之五小國三之一皆足成軍之數　王畿之地將重根本故制田以鄉遂而寓六軍之制凡二吏

迭用之國勢壯而民不勞苦矣若夫采地以往不可使家出一人於是制井田而寓軍法亦異焉此出車出軍之制也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郊百里者十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公田九分之一為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為三十五萬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四丘為乘故曰乘丘乘積六鄉為千乘而餘率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為六軍者十此六軍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畿方千里為千里者十如鄉之除為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千乘卒七十五萬人為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師也牧野之師紂七十萬意通圻皆發大司馬教兵號名有縣鄙家鄉官野之異旂物有諸侯軍吏師都鄉遂郊野之別此見其迺征十年而役一遍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則終身無過一再公上給事盖先王忠厚之志更勞均逸不欲窮民之力也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即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王有四方之事家宰徵師于諸侯如卿士太師皇父整我六師冢宰也小宰掌戒具虎賁氏奉書以牙璋發之

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裒荊土至於征徐以魯費誓追貊以韓韓奕平淮夷以江漢畧見於經可攷也平王出戍遠以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由洛戍申許無乃未甚遠而周人已不能堪況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蔡人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間王人會伐屢矣未嘗見師之出惟出春秋深譏焉說者謂大璋起諸侯兵亦謂方伯連帥所不能克然後六鄉之士出焉蓋先王之於天下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帥其待卒應變如身之使臂各適其事之遠近而已方伯連帥所不能克然後鄉遂之士應之象胥曰王之大事諸侯推此則出軍之法顧豈先虛其內以實其外哉

周官司馬序官曰凡制軍小國一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鄭注云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蓋當時之兵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州軍李泰伯云比為伍閭為兩族為卒黨為旅州為師鄉為軍當時之將居則為鄉大夫出則

為將帥長與司馬故李泰伯云比長為卒長黨正因為旅帥州長因為師帥鄉大夫因為軍將兵民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則敺之於行陣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無招呼牧之煩而教不闕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　太伯又曰此則寓兵於農也林賢良曰康成云遂之軍法如六鄉是則六遂亦為六軍法王畿將重根本故制井遂井田之別所以寓軍於民凡更迭用之國勢安而民不勞可謂善矣若夫采地以往不可使家出一人於是制井田而寓軍於民凡歲時軍旅之事以鄉遂之官登其夫家簡其兵器治其車輦以縣師稍人之戒作其司徒會其卒伍治其政令則此等官宜領之司馬而乃屬於教官以此見周人之兵出於民民事治則軍政舉於中　夫家數　周禮所謂地家七人可任者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蓋雖合居亦惟計其丁壯而用之與別居者無異　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為兵車千乘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為兵車五百乘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其所用以征伐之大數也若乃王畿千里軍賦萬乘則六

軍所用特其什一而已漢志云天子畿方千里提封
稱萬乘之主凡兵車一乘馬四匹甲士三人步卒七
馬四萬匹士卒七十五萬人大國一封軍賦千乘則三軍所用特其半而
已漢志一封三百六十里提封十萬井兵車千乘此
公侯或五百里或四百里則無賦附庸言之故與此不同至於次國小國其
所用之軍蓋亦無以異此此其經常之制可為後世式也切嘗攷之千里
之畿提封百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
萬井之田為五百一夫為五百一十二萬家家出一夫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
而供萬乘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兵列國之賦皆通此數孫子曰興師十
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
亦可見七家賦一兵蓋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於軍則王畿之內凡七
十征而一周焉以七夫付一兵又用賦之十一為軍故也諸侯之國凡
十四征而役一周焉民年二十而事六十而老其間服役者不過四十年
是王畿之民凡給役者半歲而更則其民生一世之中而一役焉耳使諸
侯之民凡給役者一歲而更則其民生一世之中而三役焉耳不亦簡
而易從乎雖然王畿之內有諸侯之朝邑如魯有許田之類有公卿大夫

元士之夫祿。謂之內諸侯。有王公子弟之而已。故其制賦之數。視侯國特輕焉。欲其以勞佚相補也。至於倍王畿。猶亦不得已也。林曰丘甸之法不行於鄉遂。王畿百同一同之內則為百甸。百甸而百乘。百乘而萬乘。每乘七十五人。則王畿千里。其為七萬五千人者凡十。適當六軍之制十倍矣。天子凡征行不過六軍。以十分而迭用其一。此所以民不勞而國不危也。是豈若秦漢以後之用師。動以百萬之衆。決勝於一舉而能哉。然而丘甸法獨不行於鄉遂者。蓋除鄉外。自稍地以往。所餘八十四同。自可以為六軍者有八。其奇者猶三萬人。周公之制六鄉六軍。猶有用不盡者三萬人。遂特為天子之衛。而有所征行。則於采地之中迭用其八分之一。以備六軍。亦可以充補卒之備。古者制軍如此。不窮民力。林曰軍制壞自宣王。夫以井田寓軍制。何可料也。自是而至於春秋。世主而急於立功。齊威以

慕士伯諸侯晉文為前行而獲其志秦穆以陷陣而服鄰國楚共以簡師克鳩茲吁益又專矣若夫齊之拔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私自為法代相長雄先王之制掃地盡矣　周制三變至秦而極　周之而其起軍旅之法乃屬之司徒者兵民一致所謂仁義之師也故司徒以井邑丘甸而均其所出之賦以比閭族黨而通其相與之情以伍兩卒旅而擇其可任之人而後司馬因蒐苗獮狩之時得以辨其旗鼓鐲鐃之用而教以進退疾徐之節凡此皆井田之功也是故天子六軍居尊而統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比小而事大凡鄉遂家任一人而未嘗盡用則民有餘力矣九伐以正邦國而不及蠻夷則民無遠征矣九式均節財用而不及軍旅則民不轉輸矣凡此皆封建之助也內有井田為之根本外有封建為之屏翰無養兵之費無勤兵之勞此宣王攘夷狄止於盡境平王迁洛邑晉鄭得以同獎王室也一變而春秋齊桓作內政有什伍之法晉文蒐被廬作執秩之官成公作丘甲宣公初稅畝於是乎以強而并弱矣魯季孫行父以上而剥下於是乎以強而并弱矣魯季孫行父以上而剥下矣雖井田封建之制至是而漸壞其伯諸侯者猶能斥夷狄以衛中國也再變而戰國齊愍之孜擊魏惠之武卒秦昭之騎士皆導民以力爭誘民以利鬬六國之君各有百萬之師則不復

大國三軍之舊矣秦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昭王時齊民戶三男子並為戰卒則不復家用一人之制矣封建井田雖壞裂於此時而噬猶未逸出乎中國之外故當時亦未聞有征行之勞轉輸之費也三變而秦郡縣侯國則外無屏翰之助天子孤立于上而中國與四夷為隣所資者三十鍾致一石而已然則自秦而降封建井田壞裂已極而先王仁義之制蕩滅無餘無事養兵烏得無推剥朘削之患有事用兵烏得無征行轉輸之勞乎此雖勢所必至而後世興衰之故亦必有所本矣鄉遂之兵周人鄉遂鄽鄙之制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五鄉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縣五縣為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法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鄽酇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

此二者所以不同。文公古者內外相維。今州郡無兵無權。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文公鄉遂兵車之制。天子六鄉故有六軍。諸侯三鄉故有三軍。所謂五家為比。比即伍也。五比為閭。閭即兩也。四閭為族。族即卒也。則是夫人為兵矣。至於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出兵車一乘。且以九夫言之。中為公田。只是八夫。甸則五百一十二夫。何其少於鄉遂也。便是難曉。以其觀之。鄉遂之民以衛王畿。凡有征討。止用丘甸之兵。都鄙七家而出一兵。文公鄉遂丘甸之制。六鄉一家出一人。排門是六鄉之衆。六遂亦有軍。但不在內者。役重而賦輕。在外者。役輕而賦重。六軍只是六鄉之衆。六遂不與。可見其數。侯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大國三軍。次國二郊。小國一郊。文公。王海周六軍　六鄉　六遂

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作田役。比追胥。令貢賦。注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注鄉之田制。與遂同。疏鄭注遂之軍法。如六鄉以遂。內不見出軍。鄉六遂大夫也。疏六鄉大鄉大夫。皆大夫也。故於涖衆則曰師

都於泒軍則曰軍吏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作大軍旅帥其衆庶大司徒令五家為比有長五比為閭有胥五閭為族有帥五族為黨有正五黨為州有長五州為鄉有師注司徒掌六鄉鄉師分而治之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遂以五家為鄰有長五鄰為酇有正五酇為縣有師五縣為遂有正五遂為副族師各長五鄰為酇有師注遂亦以五家為鄰有長五鄰為酇有正五酇為縣有師注遂書疏一鄉出一軍鄉邑大都小都焉鄭司農云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地自遠郊以達于畿中有公邑家邑大都小都焉鄭司農云百里內為六鄉二千五百比一萬二千五百家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萬二千五百人為閭二千五百比一萬二千五百家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六軍出於六鄉諸侯大國三軍出於三鄉按司馬法一鄉五州二十五黨一軍鄉制五縣二十五鄙百二十五閭五百里為郊郊在郊內遂在郊外六鄉謂之郊六遂謂之野易氏曰先王寓軍制調兵必數出於民政役亦如之王國百里為郊鄉二千五百家以起軍制調兵必五數出於民政役亦如之兩以至五黨為州則五旅之師五州為鄉則五師之軍其積數實起於五比為閭則五伍之兩以至五黨為州則五旅之師五州為鄉則五師之軍其積數實起於五伍不五五數不足以調兵也百人之卒成一小陳

五百人之旅成一中陳二千五百人之師成一大陳萬二千五百人之軍
成五大陳其積數實起於百人之卒不百數不足以出兵也　春秋正義
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於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
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　詩公劉正義周之軍賦皆出於鄉家出
一人故鄉為一軍諸侯三軍出於三鄉而已其餘公邑采地不以為軍若
夏殷之世則通計鄉國之人以為軍數　鄭注小司徒司馬法云成出革車
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謂公鄉大夫畿內采地之制杜注云甸出長轂
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多是司馬法而以周禮冠之謂諸侯邦國
出軍之法故不同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公鄉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
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
征竟內之兵此一車甲七步卒總七十五人周禮大司馬五人為伍云云
大數不同者大司馬所云謂鄉遂出軍及臨時對敵布陳用兵之法此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五人謂徵課邦國出兵之時所徵之兵既至臨陳還同
鄉遂之法先偏後伍卒偏之兩千夫長百夫長是臨時對敵皆用卒兩師
旅也四丘為甸據上地言之若以上中下地相通則二甸共出一乘甸即
乘也六十四井出車一乘故以甸為名魯是大國甲兵先多僖公之世頌

云公車千乘昭公薨傳稱革車千乘遂諸侯大國三鄉三遂小國一鄉一遂鄉及遂各萬二千五百家鄉內則立比閭族黨州鄉之名遂內則立鄰里酇縣遂之名俱有大夫之官之名者別內外也然居郊之內而非鄉民者謂氓里邑之士居郊之外而非遂民者謂氓里邑之人六鄉六遂及公邑之法則不柔地之制小司徒施溝洫者是鄉遂之制小司徒所造丘甸者是采地之法魯季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師之以征不德師謂六軍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師三軍也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賛元侯次國之君有命卿無軍帥教衛以賛元侯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謂以賦出軍從征伐也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無命卿也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齊語管子曰聖王之治天下參其國而伍有鄙注國郊以內鄙郊以外也謂三分國都以為三軍五分其鄙以為五屬也聖王謂若湯武也坊記疏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牛馬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遣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巾車職毀折入齎于職幣又質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司兵云及援兵

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牧誓。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注兵車百夫長所載也。疏臨敵對戰布陳之時。則依六鄉軍法。史記。武王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伐紂。書疏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劉敞曰。誓司徒司馬司空。此三卿三軍也。諸侯以百乘為軍。不以大司馬中秋郊野載旄。注云。以其將羙卒也。脩閭氏與其國粥疏。謂國家軍下天子也。一乘則一右。右皆虎賁勇士也。泰誓。大粥養耒及正卒。且為羙卒者。鄉師疏。六軍之外別有民徒。使役皆出於鄉。故鄉師治其徒役。詩祈父箋。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采芑箋。方叔戎車三千乘。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用。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羙卒盡起。羙謂家之副下也。公劉箋。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為羙。單者無羙卒也。疏。公劉時諸侯。周制因之。三單是單而無副。古者國有游倅。田有餘夫。軍有羙卒。所以副其正也。魯孝固曰。周有天下。諸侯之國千八百。以中數率之。通有兵二萬五千。為四千五百萬。而羙卒未在其數。兩之兵。溝封之國。郊關之限。循藪之警。壺榼之守。備於周。有井牧之田。伍

不得已而用民則鄉遂公邑三等采地以次召發不止則有遍境出之也周軍制李靖問對周之始興太公實繕其法始於改用師以輔之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之二人下地參之一家五人注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都以建井甸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以立軍制周乘馬法軍賦夏官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之二人下地參之一家五人注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為制如六遂矣疏按小司徒地有上中下按遂地與此合故云邦國如六遂地官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凡稅斂之事孔子稱子路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左傳晉人曰群臣帥賦輿注猶兵車注賦謂出車徒給縣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為步百為晦晦百為夫三夫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

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
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甸此謂
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比畿外甲
士多。步卒少。外内有異故也。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徵
不止徵兵於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於諸侯賦。猶不止則諸侯
有遍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牧誓疏。若鄉遂不足。以召兵于邦國縣
師將有軍旅。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會其車人之卒伍。疏。司馬主將
事。故先受出軍多少及法式。會其車人之卒伍。則百人為卒。五人為伍。車
亦有卒伍。 鄭長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 稍人掌令
丘乘之政令。注四丘為甸。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瀆作其
同徒輦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 左傳。成
梁以為丘作甲以農為工。 公羊注。始使丘民作鎧。注周禮四丘為甸甸
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
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禮封人疏三等采地之中。故有丘甸井田之法。疏
此注多是司馬法。胡氏曰。今作丘甲者。是丘出一甲。一甸共百人。為

兵一丘所出十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李靖問對太宗問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五甲共七十五人楚人二廣之法一乘用百五十人楚語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禮記曲禮疏坊記古者方十里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按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為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為八里兵賦之法王畿之內六鄉之法家出一人凡出軍之法鄉之為正遂為副則遂之出軍與鄉同其公邑出軍亦與鄉同其公卿大夫采地既為井田殊於鄉遂則出軍亦異於鄉遂也故鄭注小司徒井十為通云此采地出軍之制也王畿之外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鄉遂賈誓云三郊三遂是諸侯計地出軍則司馬法云四丘為甸出長轂一乘成元年作丘甲杜服俱引此文公羊注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劉子於申會蒐之備取於衛古人藏賦於民如此春秋時齊桓之師鄭共資粮晉軍楚地食其軍穀鄢無賦於司馬周書武順解五五二十五曰元卒

鄭康成諸儒直以穰苴司馬法為證政象無傳而四司馬之官皆已去籍

一卒居前曰開。猶啓。一卒居後曰敦。猶殿。左右一卒曰閭。四卒成衛曰伯。一長三伯。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鄉。一長曰辟。君也。此謂諸侯三軍。周八次八舍。七萃。天官之官府。次舍之衆寡。注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疏此次若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治之。詩云適子之館兮。館在天子之宮中。寺即舍也。官府退息之處。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授八次八舍之職事。注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鄭司農云。庶子衛王宮。在內為次。在外為舍。玄謂次其宿衛所在。舍其休沐之處。疏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宮中之政。令。分其人民而居之。注杜子春云。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內外列。鄭云。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內外列。庶子衛王宮者。小司徒疏。按書傳云。餘子皆入學。則餘子不得為羨。是宿衛之人。秋官。司隸疏。宮正掌宮中官府。宮伯掌其子弟。司寤氏疏。言行夜徼候者。若宮伯掌授八次八舍。注云。於徼候便也。穆天子傳。王勒七萃之士。七萃之士曰。高奔戎。文選。王元長（融）曲水詩序。七萃連鑣。虞子陽（羲）詩。雲屯

七萃士注穆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注萃聚也亦猶傅有七輿大夫聚集有智力者為王之爪牙文選注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漢地理志成皋注師古曰穆天子傳七萃之士生捕虎天子蓄之東虢虢曰虎牢水經注引穆天子傳七萃之士捕虎白居易云漢列八屯皆以拱衛王宮肅嚴徼道虎賁綴衣無非吉士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掌固頒士庶子及衆庶之守諸子父衆庶車馬置有司以軍法治之不特王國為然都家司馬各掌士庶子授車甲舍卒伍兵甲之戒令宿衛非宮正之群吏則宮伯之士庶子所謂執矛戈立階陛皆虎賁綴衣趨馬綴衣趨馬攜僕列諸左右常伯三軍之下常伯三事皆大臣也名位尊矣視趨馬綴衣至不等而一槩言之以大臣進見有節敷奏有常而朝夕與王燕者則斯人也必以士為之則必以士為之則必列鄉而冢宰之治特詳書曰昔在文武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由此其選也方周公之教世子也周公之子伯禽衛康叔之子年齊太公之子伋俱事成王伯禽年伋益宿衛國子也他日能為顯諸侯而成王與之處則相觀之善益多王宮宿衛有官府之吏有國之士庶子有

守王宮之民。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職之。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康王即位同召六卿而命仲桓南宮毛者必太保。宣王南征程伯休父實為司馬而整六師者太師皇父也。一相處內無所不統。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此上公為軍將鞫豁有奭以世子為軍將。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於王欲其知恤自諸侯入典親兵。周虎賁。旅賁。

武王曰予有臣三千。踈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軍內驍勇選而為之。

書　牧誓武王虎賁三百人。孟子史記云三千人。

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劒謂此也。立政綴衣虎賁顧命師氏虎臣。注虎賁氏。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南門之外。注伋為天子虎賁氏。禮。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下士十有六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注雖群行亦有局分。疏五人為伍。百人為卒。舍則守王閑。楞柘。王在國則守王宮為周衛。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下士十六人。夾王車而趨。車止則持輪。司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司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車中士是官首為之帥。車止則持輪。國語。叔孫穆子曰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

有旅賁。禦災害也。衛武公在輿有旅賁之侯虎賁三百人。幾內井牧之形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胡氏曰王者六軍乃百夫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剋殷云。王既以戎車虎賁馳商師。晉天文志。武賁一星在太微西蕃北下旄頭之騎官也。周書。世禄之臣而已。周官。宮正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注。五人為伍。二伍為什。會之者使之輩作輩學。相勸帥且寄宿衛之介。內宰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注。故書為糾。杜子春讀為糾。糾謂戒敕為士。晚退留宿衛者。夏官。司士王族故士。注。故書為士。晚退留宿衛者。秋官。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標者。注。鄭司農云。宿宿衛也。互行馬標行夜擊柝。周幾兵。左傳。襄十六年。穆叔賦圻父。注。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圻父。注。周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疏。掌封畿之兵甲。通作幾字。古字通用。尚書作圻。司馬掌祿士。故司士之官屬焉。是爵祿黜陟由司士之官屬焉。故爪牙屬司馬也。書原訓纂先出也。則合為伍兩卒旅師軍方其平居無事之時。則有教養而用民有道。比其家。聯其人。其生處民有法。則積事比閭族黨州鄉。其相結及其倉卒有事之際。則習法令而死生足以相托矣。愚今因班志

之論取周禮與司馬法二說為圖而考其實併以附其說于后

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司馬法小司徒註引此

註云此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小司徒經之庇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

六尺為步　步百為畝　畝百為夫　夫三為屋

九夫為井　方里而井

屋三為井　九夫所治之田井九百畝匠人云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

四井為邑　方二里　三十六夫

井十為通　九十夫之地以山林陵麓

四邑為丘　方四里　十六井　一百四十四夫　出戎馬一　牛三頭

川澤溝瀆城郭宮屋塗巷三分去一餘六十夫之地以地不易

四丘為甸　音乘　方八里　六十四井　出戎馬一匹　士一人　徒二人

丹易一易再易計一家受二夫之地則六十夫定三十家也出

通十為成　積百井九百夫地三分去一餘六百夫定三百家也出

積五百七十六夫　出稅旁加一里

計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　治洫

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

馬一匹士一人徒二人

華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匠

四甸為縣。方十六里。一甸加一里。四甸加四里。為方二十里。凡四百井。三千六百夫。大家也。

四縣為都。方四十里。一千六百井。一萬四千四百夫。是為王子弟卿大夫采邑。

四都為同。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為方百里。八十里。計六千四百井。五萬七千五百夫。旁加十里。計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合為萬井。九萬夫。是為一同之地。其內以三十四夫出稅。二萬六千八百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

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匹。是為百乘。七千五百人。十同為封。方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

甸之地。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註云。成中容一甸之地。方八里。緣邊一里。治洫。成十為終。積千井九千夫地三分去一。定三千家。出革車十乘。士終十為同。積萬井為百萬夫。三分去一。為三萬家。出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匠人云。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註云。成中容一甸之地。方八里。緣邊一里。治洫。二伋謂之澮。註云。同容四都。六甸之地。方八十里。緣邊一里。出田稅。緣邊

一里。治澮。

百夫治澮。

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匹是為千乘七萬五千百同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匹萬匹是為萬乘七十五萬人愚按班志所載皆約小司徒及司馬法為說然其說有參差不合者試條別之小司徒都鄙之制依鄭氏注九夫為井則為八家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積為五百一十二家出車一乘司馬法則三分去一三百家出車一乘此其不同班固以二甸出車一乘然一甸十里止出車一乘則百里止出車十乘既不成為卿大夫之邑又不成為諸侯之國此志謂百里為一同一同百里十同為封則一封當為千里今志但云一封三百一十六里以為諸侯之地既不合周書武成與孟子之數又不合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之數此可疑者二也班里依孟子說正當為諸侯之國而止出百乘為卿大夫采地此可疑者三也又班志所解四丘為甸出革車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知何據惟晉杜預釋左傳丘甲一節與此說同然與司馬法一成出車一乘而惟士十人徒二十人之說不合或以為七十五人者其總數而行者只三十人餘則留以須後迭用豈其然乎此可疑者四也論語道千乘之國包氏依孟子百里之說謂千乘百里之國古者田方里

而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又異於小司徒四丘為甸五百十二家之註與司馬法百井為成一成出車一乘之說矣至馬氏釋論語千乘據司馬法謂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一成出車一乘是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蓋其意謂八家同井井十為通則八十家通十為成則八百家而出車一乘與周禮孟子之數皆不合哉此可疑者五也於是後儒多曲為之解至有為重車輕車之說以求合乎古數至其卒失有餘則舉為軍外之用且謂諸經之說無不合者然證諸彼而此礙執諸此而彼違紛紛之說卒無底歸且孟子生於周末去先王未遠井田之制但云此其大畧既不得其詳矣又況司馬法一書乃是戰國齊威王時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而附司馬穰苴兵法於中豈古聖人之兵法耶今必欲因鄭氏引司馬法之說而復取班志所載計析多寡於紙上之空言豈不徒敝精神而無補於世用哉故今為之圖而疏其可疑如此庶幾多聞闕疑之義云爾

說于前後復得論語古註疏邢昺釋馬氏之說云居地方三百里者一為方十里者百為方百里者三三而九則為方百里者三十六里有畸者以方百里者一為方十里者百為方百里

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得九百乘也。計千乘猶少百乘。又以此方百里者一。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廣十六里也。半折之。各長三十里。將裨前三百里三百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也。方十六里者一。為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然曰鄉嘗割方百里者為六分。餘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裨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復破而裨三百一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也。愚謂諸侯之國。散在天下。所謂方百里。方五十里者。亦大約其數然耳。豈必尺算丈量而計較於贏縮者。況九州之內。山林川藪城郭溝池。繽紛交錯。豈皆可以開方之法盡之耶。由前所說。皆破碎曲折。以求合乎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之數。徵於經典。皆不合。豈古制耶。只如禮王制所定地理多寡。寡之數。先儒固咲其拘瑣不可行。而況於馬氏之說乎。如不得已。則包氏之說。云十井為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為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為十乘。方十里者百。為一乘。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然此亦以

開方之法計之耳況
又疑兵車一乘七十
愚前所謂證諸彼而
愚又按晦庵朱子於
之公卿采地方百里
里出車千乘此據孟
公車千乘云千乘大
二人將重車者二十
馬氏註之說也至論
取明堂位之說也曰
言使學者將安適從
疑者蓋以此也卒伍
六軍大國三軍此定
馬法兵車一乘甲士
七萬五千人正合天
丘乘法異卒五家出
人自五人之伍積而

五家為一井井為一乘則為八
五人糗粮芻茭二
甲具偪恐非一十五家
此礙執諸彼而
此違者於此又難為折
言千乘之家註云千乘
梁惠王言千乘之國諸侯之國也
千乘之國諸侯之國也則是以方百
百里而亦采包氏之說
人千乘之地則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此又取論語
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六里有奇曰七百里皆主諸侯而
十六里有奇曰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曰
百里出車千乘者也又註魯詩
里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百里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百里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百

族黨州鄉之民也六鄉實有此家數則六軍實有此兵籍法合五百十二家共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謂一乘乃七家出一人也是六鄉之家悉可以為兵兵籍雖具於六軍而調發止從丘乘之法一是兵籍全數一是調發抽數不可合看又曰鄉遂之法溝洫以授田貢以制賦比伍以調兵考之遂人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至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此溝洫之法也而以什一貢法制賦至調兵之法考之小司徒云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師為軍又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則是一家出一夫一鄉出一軍此比伍之法也　都鄙之法井田以授田助以制賦丘乘以調兵考之小司徒云九夫為井至四縣為都此井田之法也而以九一助法制邦賦至調兵之法考之司馬法云甸方八里實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此丘乘之法也溝洫長連畫去井田方方積去溝洫以十起數井田以九起數丘乘以田起兵比伍以家數起兵大約丘乘法是七家出一人比伍法是一家一人只緣都鄙兵有征戍事故用民少鄉遂兵止衛王畿不調發故用民多要之鄉遂雖重而實輕都鄙雖輕而實重近世諸儒乃欲合溝洫井田為一法殊不知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孟子已分作兩法不可合

也。已上永嘉陳氏說。愚按陳氏之說與前朱子之說可謂互相發明矣。但於都鄙調兵引司馬法云云。然司馬法但言通十為成。出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小司徒四丘為甸。亦不言車乘之數。特班固漢志言之耳。此失之不詳也。抑愚於朱陳之說又有疑焉。若謂鄉遂與丘乘各是一法。則六鄉六遂以溝洫授田。而不為井田矣。然周禮載師鄭氏註云。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却是因都鄙井田法而推廣之也。如此。則王畿內所統六鄉六遂。與夫采地。皆在百同之中矣。安得謂鄉遂用溝洫法。而不用井田法耶。鄭氏於小司徒。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之註。謂此造都鄙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是又與載師所註自相乖違。小司徒之所註者是。則載師之所註者非矣。文獻通考周官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至伍皆有長。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按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四兩為卒。百人也。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二千五百人也。五師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萬二千象其師史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史。自鄉以下之吏。皆命卿。則凡軍帥過半天子之軍。詩常武曰。整我六師。文德任者。使無官焉。春秋傳曰。成國不

王曰六師及之。此周為六軍之見于經者也。春秋傳曰。王伯。以一軍為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也。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故春秋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而言伍長。不言下士者。以大國次國小國。皆以命數同者。軍數則同。則上公為大國。侯伯為國。子男為小國。魯是侯爵。而魯頌言公徙三萬。注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如襄公三軍。惟僖公盛時有之。又季武子為三軍。叔孫昭子不可。云我小侯也。

疏云。此皆據在鄉時。為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時尊卑命數而言伍長。不言下士者。以衆為官卑。故畧

是伯禽大侯之時有之。楚之軍法。百人為卒。五十人為偏。二十五人曰兩。兩人為兩之意也。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旰江李氏曰。此則六軍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為承。承有偏有偏有兩。以證此經。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故注疏謂天子六鄉六遂。亦為六軍。諸侯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莫不皆然。但以王家迭用之。則常六軍亦故止六軍。此鄉遂制軍之法。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至以令貢

賦。用。謂使民事之伍兩旅卒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春秋公羊傳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五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即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人。五族為師。即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管子內政寄軍令。在鄉五家為比。以營農事。比長領之。及其出軍。家出一人。五人為伍。伍長領之。在家閭胥領之。在軍則為兩司馬領之。在家為族師。在軍為卒長。在家為黨正。在軍為旅帥。在家為州長。在軍為師帥。在鄉為大夫。在軍為將。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至可任也者。家二人。均平也。周猶徧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為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以至十為九等。七六五老者一人而已。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凡起徒役者。毋

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鄭司農云。羨者。饒也。田。謂田獵也。追。謂追逐寇賊也。竭作者。盡行也。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大事。謂戎事也。大故。謂災寇者也。鄭司農云。凡國有大事。乃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餘子。謂羨也。玄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甿。致。猶會也。民雖受上地。家二人。優遠民也。陳氏禮書曰。古者國有游倅。田有餘夫。軍有羨卒。皆所以副其正也。六鄉以三劑致民。上地家七人。至毋過家七人。以其餘為羨。則一人為正卒。餘可任者皆羨卒也。六遂以下劑致民。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而時羨卒。其餘不預。所以優野人也。惟田與追胥竭作。鄉人所同欲。追伺盜賊。人所同惡故也。羨卒亦謂之餘子。則餘子自私言之。羨卒自公言之。故曰。詩曰其僕維何。維羨與卒是也。

軍三單。

BRITISH
MUSEUM.

O R

32

Presented by C.
14 Feb

重錄總校官 侍郎臣高拱

分校官 學士臣胡正蒙

書寫 檢討臣馬自強

圈點 儒士臣韓標

監生臣李莊春

臣蘇性愚

6r 11,273
32 ff
9-2-31

BRITISH
MUSEUM

OR. II, 273.

Presented by C. H. Brewitt-Taylor, Esq.
14 February 1931

Gr. 61. d